

第一集

掌故

有一代人的心史，就有一代人的掌故

主 编 徐 俊
执行主编 严晓星

天下一高吾许汝

——为《兰亭》论辩五十周年而作 朱 铭

从溥雪斋到启功：松风画会旧事 赵 珩

金克木与沈仲章：难忘的影子 沈亚明

梁鸿志的刺蒋诗及其他 胡文辉

「文革」期间北京出题考教授小记 陈徒手

木犀轩藏书两次夭折的售卖 柳向春



掌

故

第一集

主 编 徐 俊
执行主编 严晓星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掌故.第1集/徐俊主编;严晓星执行主编. —北京:中华书局, 2016.6

ISBN 978-7-101-11510-9

I.掌… II.①徐…②严… III.随笔-作品集-中国-当代
IV.I267.1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6)第017656号

书 名 掌 故(第一集)

主 编 徐 俊

执行主编 严晓星

责任编辑 徐麟翔

出版发行 中华书局

(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38号 100073)

<http://www.zhbc.com.cn>

E-mail: zhbc@zhbc.com.cn

印 刷 北京市白帆印务有限公司

版 次 2016年6月北京第1版

2016年6月北京第1次印刷

规 格 开本/850×1168毫米 1/32

印张8 $\frac{7}{8}$ 插页8 字数150千字

印 数 1-6000册

国际书号 ISBN 978-7-101-11510-9

定 价 49.00元

掌故

第一集

顾问 钟叔河 董 桥 陈子善 赵 珩 白谦慎

主 编 徐 俊 执行主编 严晓星

责任编辑 徐麟翔 统 筹 李世文

装帧设计 刘 丽 丰 雷

电子信箱 zhangguzazhi@126.com

目 录

1 天下一高吾许汝——为《兰亭》论辩五十周年而作 / 朱 铭

政治的波谲云诡，实非书生所能预料。到了9月，随着论辩扩大和深入，章士钊已敏锐地感到气氛不对，他本来也写了参与讨论的文章，没有再拿出来。高二适远在南京，虽有些风闻，还沉浸在论战的兴奋中。

21 从溥雪斋到启功：松风画会旧事 / 赵 珩

松风画会是宗室子弟以书画相切磋的松散组织。因为是宗室发起，当时许多擅于绘事的逊清遗老也参与其间。

33 江南遗梦似风烟——记黄裳与黄宗英 / 励 俊

如今，很多人都知道黄裳先生讷于言，他的好友杨静远女士干脆把他比作“沉默的墙”。然而对于感情，不会说话又岂是迟钝或者冷漠。而相反，恰恰这座“沉默的墙”，有着敏感、细腻而且极为丰沛的内心世界。

51 不够知己：温源宁与胡适交恶内幕 / 黄 恸

温源宁和胡适的共同朋友徐志摩的死也许是两人关系的分水岭。徐志摩是很多人友谊的润滑剂，温源宁和胡适之间也是这样。徐志摩死后，他遗留的专任教授职位，成了温源宁与胡适两方争夺的对象，当然，这不是私利之争，是权力之争。

57 忆侯官严不党先生 / 雪 克

先生名群，字孟群，号不党。名门之后，侯官严复侄孙。先生是一代古希腊哲学史名家，通古希腊文，兼通梵文、希伯来文、马来文、泰文等多种域外文字，学贯中西。可这一切，在新成立的浙师，实无用武之地，只开点逻辑学以充工作量而已。

68 金克木与沈仲章：难忘的影子（一） / 沈亚明

金克木晚年写了大量散文，其中不乏以老友和故人为题材的。我试图捕捉金伯伯笔下的一些“影子”，除了父亲，也有他俩的共同师友和相熟相知，还有相关的事、物、情、景……

90 陈寅恪第一次出国考——陈寅恪诗补笺之一节 / 曹 震

不妨大胆地想象，本该徐某或刘某享受的公费留学生待遇，可能短期内为陈寅恪或陈衡恪所冒替，依赖于俞明震的包庇和操纵。刘后来又改变主意去了日本，二陈在日本短暂停留后，和俞明震一同回国了。

111 梁鸿志的刺蒋诗及其他 / 胡文辉

梁鸿志其人的是非功罪，属于“公”的问题，在此且置不论；而就“私”的方面来说，他毕竟是一代名士，在文化史上自有

痕迹，人往风微，也应该有几个“世人皆欲杀，吾意独怜才”的人，有几个“敢抚哭叛徒的吊客”吧？

140 翁一鹤的几种纪事诗 / 何家干

现代的纪事诗实在少得可怜，见到的也只是零星的散篇，绝难看到长篇组诗。翁一鹤的这些纪事诗持论能大致公平，无背于风人之旨，确属难得。其遣词造句的精炼准确，抒情感叹之掌握分寸，尤其是余事。

155 《石语》中人曾履川 / 冯永军 祝伊湄

履川传承的是传统的士大夫之学，与新文化运动以来的所谓现代学术迥乎不同。他的著作，偶有拖沓、散漫之处，但是谈诗歌、谈古文、谈书法、谈绘画，终归是要比所谓现代学者内行得多、深刻得多，因为他毕竟是能知能行的。

171 钱锺书笔记中的晚清诗人掌故 / 张 治

钱锺书读书抄书，多有活泼之妙。他对于晚清诗人掌故轶闻的爱好真是浓厚，恐怕不亚于今天我们对各种“八卦消息”的兴趣。

177 我的爷爷严春阳 / 严 锋

姑妈特地把我叫去告诉我这件事，她说是想让我们知道，她越来越觉得爷爷可能不是坏人。我告诉她，这我早就知道。

188 无处可寻的《铁窗百日记》——张季鸾首次系狱考 / 刘宪阁

张季鸾在北京被捕下狱七十二天，“几近于死”。这是其长达三十年报人生涯中的第一次入狱。衡诸当时的政治情势，他之

被捕乃是南北冲突大环境的结果。

200 “文革”期间北京出题考教授小记 / 陈徒手

此次考教授的目的之一，就是要迫使教授们承认自己知识体系的不足、缺陷，认可张铁生“交白卷”破天荒的革命意义。

211 穆彰阿写真（一） / 谭伯牛

若不了解他的生平行事乃至思想与情感，则后人难以对道光一朝的政治、外交与文化获得真切的印象。进一步说，不了解他，则后人对肇兴于鸦片战争而贯穿于中国近代史，甚至到了抗日战争时期仍余风衍流、争辩不已的“剿”与“抚”或曰“战”与“和”的问题，也无法获得真切的理解。再进一步说，不了解他，则后人对通常所谓启端于鸦片战争的整部中国近代史也会产生隔膜。

224 高罗佩的迷宫图，丁月湖的印香炉 / 宋希於

《迷宫案》中的迷宫图，很显然正取材于《印香图谱》中的“虚空楼阁”一式！只不过小说插图中已加上了楼阁，将实心的线条变成了空心的道路，又稍作改动而已。

238 木犀轩藏书两次夭折的售卖 / 柳向春

如果不是卢沟桥事变干扰的话，木犀轩藏书本来应该是要入藏现在的国家图书馆的前身——北平图书馆的。但这批藏书竟然出让给了当时的伪北大。幸运的是，这批书虽然是卖给了敌伪，但在战事结束之后，却得以毫发未伤地被转交给光复后的北大，安藏于斯，直至于今。

247 艺林烟火录 / 唐吟方

近见 1951 年 11 月上海文管会登记表，记录所聘委员当时思想动向。如马一浮：在老先生当中有全国范围的威望，因此自视甚高，以一代宗师自命。解放后，态度还好，后因搬家，被邻人控告盗窃东西，而公安局也不知为何许人也，就加以逮捕，因此对我大失所望。

258 “掌故”漫话 / 沈厚鋈

网络可以使一件趣闻佳话瞬间传播万里，还可以进行人肉搜索或群发，这给掌故之推扬提供了便利条件。可惜浮躁与浮华之风盛行，网上很少兼具真实性、针对性、传承性的资料，而多为稍纵即逝的花拳绣腿，深盼有识之士能拾遗补缺，以挽颓风。所以说：佳话趣闻随时有，只需动口与动手。今日新闻随手记，他年掌故传众口。

272 编后语 / 严晓星

天下一高吾许汝

——为《兰亭》论辩五十周年而作

朱 铭

发生在 1965 年的《兰亭》论辩，不仅是书法史上的重大事件，也是新中国文化思想史上的重大事件，有关介绍文章，连篇累牍，似无新意。随着当事人的远去和相关文献的回归，五十年后的今天，我们重新回望那段神奇的岁月，依然充满着好奇和迷惑，希望获得更多的背景和真相，甚至是当事人点点滴滴的喜怒哀乐。那么，就从章士钊和高二适的交往谈起。

会看高亭出一头

章士钊年长高二适二十二岁，高出生的 1903 年，正是章一生最光彩的时候。高二适 1963 年所作《为长沙公六十年创报纪念》诗云：“计程那复上燕台，从古何人理郭隗。

千里迁延九折阪，中华鼎革二章才。斯文借曰天将丧，去日休贻来者哀。知有风情敌年少，且看勒笔动黄埃。”二章指章士钊与章太炎，1903年章士钊出任《苏报》主笔，刊出章太炎《驳康有为论革命书》，最早敲响了清朝灭亡的丧钟。作为新闻界巨子，章士钊秉持特立独行的风格，先后主持过《民立报》、《独立周报》、《甲寅》等报刊，风靡一时。等到高二适看到《甲寅》周刊时，章已被视为“开倒车”的“大虫”，高二适不以为然。听说高向周刊投过稿，还有人说他在杂志上发表过文章，这不准确，翻遍全部《甲寅》，没见到片语只字。

1935年，两人在南京首次见面。在《章士钊师友翰墨》中有一副写给高二适的集杜联：“念我能书数字至，将诗不必万人传。”落款为：“癸酉春治律海上，二适仁棣频以书来问讯，惠索楹帖，为书杜句寄之，略见鄙意。”癸酉是1933年，见面以前，他们久已书信往来，正如章在《答二适》（1939）诗中所说“厚我有书常问讯”。两人似无任何渊源，种种情形看来，高二适是主动接近章士钊的，由私淑而正式入门，成为章氏弟子中最具个性的一位。

高二适以诗执贄在1939年。是年春夏之交，章士钊由港飞渝，高作为立法院工作人员，入蜀已近二年。这时江庸所辑《斗茶集》收有：章士钊《翊云诗来述嘉州近趣纒蘅二适同观诗以答之》：“有客经过笑语哗，山栀香送殢人花。骤寒不用蒲葵扇，病渴频添普洱茶。访别远怀江令

宅，往诗先送杜陵家（指尧老）。嘉州野趣真堪羨，茅屋秧田浸月华。”高二适《次章公茶字韵兼寄翊云纘衡二先生》：“宿雨初晴百鸟哗，泪痕都溅感时花。穷途阮籍难忘酒，消渴梁园且戒茶。何幸清风瞻哲匠，偶拈篇什各名家。萧然梅子黄时雨，所愧长歌比薛华。”近年所刊《高二适诗存》未收上诗，这是现在所能见到的两人最早的唱和。稍后章士钊有五古《寄二适》（《蜀游诗前集》），此诗甚有趣，诗中劝告高二适“作诗应无多，制题等谋篇，拣选不厌苛”；没想到，章自己入蜀仅数月，“诗思忽郁怒，百篇机投梭”。诗带有自嘲的意味。值得注意的是，诗底稿旁有潘伯鹰批注：“高二适，江苏东台人。苦吟好学，以诗谒先生，甚见奖掖也。”可见章、高诗交由此开始。

客渝期间，两人唱酬极夥，《高二适诗存》基本未收。如章士钊作《改岁》：“改岁居然六十翁，浮生梦里亦从容。旧家人物今余几，老派文章谁与同。丁令归来乘独鹤，陶潜隐去抚孤松。尽多哀乐中年外，浅见应需笑谢公。”高二适和云：“国蹙归朝尚未翁，横流沧海世无容。早能文毕诗今壮，晚爱风流政亦同。生子欲教图大事，得闲聊与听长松。蛟龙出则为霖雨，不数功名跨数公。”1941年春，章士钊有高亭之命名，尹树人《高亭主人的来历》云：“战时高二适为立法院长孙科秘书，孙宅在重庆独石桥，花园中有无名小亭，时二适治孟浩然诗集，孤桐某日作客孙府，戏指小亭云：‘湖北钟祥有一古亭，名孟亭，是纪念孟浩然的。此亭尚无题榜，

我意可定名高亭，以与鄂之孟亭相媲美。’同时作诗记之。”（《三吴风采》）章所作诗为：“过桥踏石上江村，偶忆乘舟归鹿门。从古诗人定名胜，高亭应比孟亭尊（吾尝语孙哲生，独石桥须俟高二适始可传）。”

在这前后，章士钊开始向赵熙、汪辟疆等名家推荐高诗。《汪辟疆诗学论集》新增诗篇不少，《题高二适诗卷》云：“吾交章长沙，誉君诗最久。长沙慎许可，胡独与子厚。自吾得君诗，三复不去手。”向赵熙推荐则更早，1939年就有《调二适钞诗代寄香宋翁并呈翁一笑》：“自赏风流有客哗，俨如击鼓代催花。吟情犹自留须颌，诗味还期别莽茶。谁使陈遵传恶札，未知枚叔可名家。浮沉大抵皆芜草，万古江河洗物华。”赵熙答高二适书云：“两奉良书，虚怀清韵，当于昔贤求之，末世无此馨逸也。大诗醇白，又复用心求工，正不佞所敬畏者。”（《赵熙集》）但后来两人闹僵了，记得读到过一则高二适的题跋，对赵熙多有埋怨之词，这段题跋钞存已久，一时未能检出。在章士钊《赵香宋》（1945）诗中可得到旁证，诗云：“事异王维过郢州，却从理路厄诗流。浩然归去题襟黠，会看高亭出一头（君谓余云：高二适理路不清，定辜负君之奖借。高亭在独石桥）。”（《论近代诗家绝句》）章士钊对赵熙所言不以为然，依然看好高二适，继“会看高亭出一头”后，1946年又赋“又说高名动寥廓，想见飞龙在天路”（《题二适七古四篇后》）。1964年再赋“天下一高吾许汝，家门月旦重如山”（《二适与袁君书翹举柳诗误签

三条草书佳绝漫题其后》)。高二适果然不负章的期望，终于有了1965年《兰亭》论辩的惊世绝唱。

天下一高吾许汝

新中国最初十年，现在所能见到章士钊与高二适交往的材料不多，高二适似乎有些边缘化了，连工作也不稳定。1951年春章士钊由港返京，路过上海，与海上诗人有个聚会，席上听到苏渊雷在为高二适教职事设法，特意向苏表示感谢，见陈诵洛致汪辟疆函：“孤桐过上海，曾两晤谈……二适原任教职已成问题，此次长沙公来，特以二适事亲向渊雷致感谢之忱。此后二适出路，仍由长沙托苏设计，俟有眉目，再由章加以促成。”（《汪辟疆诗学论集》）到了1961年，章士钊曾想调高往北京，见高二适诗《辛丑七月十五日得章行严京国书，称有提名事，怀思恳叙，伫候继声，先成此诗奉谢》，终未实现，只能就近安排，经章推荐，1963年被聘为江苏省文史馆员。

1962年春，章士钊邀高二适来京，此为解放后首次晤面。高二适《校录刘梦得集述》云：“壬寅孟陬，适由宁觐谒吾师长沙章公孤桐于燕邸。席次谈及中山刘宾客梦得诗笔，在中唐本赫然与昌黎、柳州鼎峙，而陇西李翱习之，并推为当时文章之盟主焉。今韩、柳集几致家弦户诵，人手一编，而中山以文无害独沉溺千年而不返。”（《高二适研究》）时章已

进入晚年，正在赶写《柳文指要》，高二适则在重新校读《刘宾客集》，共同话语不少，真如高所说：“欲图与小子适并肩厕入中唐刘、柳大师讲坛。”（同上）章士钊有诗赞高二适用功于刘集：“冰冷东淘俊少年，重提退笔迈无前。中山集纪开新样，火急河东二妙缘。（东淘，二适产地，与清初吴嘉纪同乡，当时有一个冷冰冰的吴野人之语。此中山指刘禹锡，二适勤攻刘宾客集，发见宾客为人文集作序，每不曰序而曰纪，此义为他文家所忽，几同创见。火急用柳子厚和刘诗：劝君火急添功用，趁取当时二妙声。）”并将高的书稿向齐燕铭推荐，傅璇琮《齐燕铭同志与古籍整理出版二三事》说：“我只记得1963年，章士钊先生给燕铭同志一份材料，是南京高二适校录唐人刘宾客文集的书稿，燕铭同志即转给灿然同志，让他找人看看。当时灿然同志即要我审读此稿，我查阅了一些材料，对高校本写了否定的意见，并代为起草了一封给燕铭同志的信函。”（《书林漫笔》）

这次晤面，章士钊在《柳文指要》中记云：“去岁二适在京，示我撰著步骤，依样葫芦，亦自大体粗谳。”（初版933页）1964年春，《柳文指要》完成初稿，两年来二人商讨柳、刘二集，书信往来不断。《柳文指要》中载致高二适函云：“得书，及《跋刘宾客天论》，初一伸纸，不胜雀跃，盖时论谓刘高于柳，吾闻其语，未见有人著文，今得二适折冲柳、刘之间，并以长篇文字见意，以谓此必有以开朗吾志虑，诚不自知热望高出柳州发书得天论时几许也。不幸柳州曾谓详读

刘论五六日，求其异而不获，二适亦曾引以为怪，吾读二适跋尾，其失望较柳州殆又过之。吾知此定为二适所不喜，然为忠于所学，及图与二适并肩厕入中唐大师讲坛计，不得不悉吾所见以毕其说。”（944页）又：“承示刘宾客辨易九六疏记，深入显出，烛照靡遗。不料二适近年治学精进乃尔，甚佩甚佩。柳集注家号五百人，从未见或于此门略有阐发。近瞿兑之笺注刘集，吾曾询及此辩，彼亦逊言理解不足，未便加墨。吾之薄弱，当有过于兑之。今何幸二适能为吾《指要》弥补此一罅漏也！”（932页）1971年《柳文指要》出版，书中收有高二适所撰《柳子厚与刘禹锡论周易九六说书后题》、《跋刘宾客天论》两文，高二适在章士钊卒后致书苏渊雷云：“此次爨下翁（按：指章士钊）溘逝海外，斯文界又弱一个，弟则尤悼知己之不再得也。《柳文指要》卷三十一刊鄙作两篇，见到未？该《指要》自问世来，行老来札要弟指疵，已提出百余条，均颠扑不破语。惜老人之不克亲见再版耳。”（《高二适书法选集》）

兰亭不见见高亭

“此日幽吟商句法，他年寥廓动高名。”（《一百有五叠韵柬二适》）这是章士钊1939年赠高二适的诗句，历时二十余年，期望成了现实。1965年6月，当郭沫若《由王谢墓志的出土论到兰亭序的真伪》一见报，高二适就在很短的时

间里写成“驳议”文，遭到报社退稿后，即致信章士钊，请求帮助。值得庆幸的是，高二适这一时期写给章士钊的许多信，“神奇”归来，大半已为姜堰高二适纪念馆购得，其余则散落各藏家之手，报端时见披露。今据闻见所及，略作摘引。

据高二适函，6月29日章士钊正式介入《兰亭》论辩，看了“驳议”稿，章是日致函高二适，提出修改意见，高二适7月8日复函云：“《驳议》已于晨寄发，郭长篇，适觉渠费力过甚（公赐函语真有恕词，其文大小处均有漏罅可疑，适此已让过许多处，亦为文不得不然），鄙意则着力在包、李。又郭己意，一在癸丑两字，二在依托谬说。其认褚神龙为智永，此一说尤为妄言无识。惟适以论事，绝未使之难堪也。此文既雅承公命，又兼宇宙涵茹，立义深长，适亦无放肆语。惟前途有否，以论学为重，一时得失为轻，惟公察之。适为此，亦有回护处，即引康生见解而两是之之意（其实汪容甫跋褊帖早已说过，康能用心查书，亦是好事也）。鄙文发表后，后此公倘有论列，益见文章风谊，要当为万目睽睽所赏鉴，适兼可供献题内外材料也。……适在宁得一日之长，方了卅年报公口提面命之功，此文发表以愈快愈好。”（《舒凫》第二期）

7月15日，高再次致函：“孤桐师钧座：昨奉复一书，于虞世南师受智永书事，在古今传授笔法一文，蚤有说明，而适哀荒独成疏陋，幸承老人具眼，如不然其影响亦非浅鲜矣。汾阳（按：郭汾阳，此指郭沫若）肆言无忌，南京友人

中有寄意东人者，是可耻之一（国人懦弱，今尚畏一种高位人而自卑，不为千秋公论，斯可戒也）。适于此不发则已，一发则不能收，心头热血，举非凡俗所堪解此。如适读龙门文、杜陵诗，临习王右军，胸中都有一种性灵，所云神交造化，此是也。夫己氏为当今国士、天下士而厚诬古人，蔑视来者，至于此极。适真有创巨痛深之思，兹此只能为公道之。此事如付公表（《人民日报》也有论学术一栏，要得大力才可，愿老人也为书艺一广之），适忖不会遭到敌阵，可为书林中人伸一口气，不审究何如也？如谈龙跳天门，虎卧凤阁，适往于《甲寅》刊、今于《毛选》，均之皆是也。论政为文作书，能为理全势足，天骨开张，均可如出乎雄强之训耳，公谓何如？敬叩暑安。适再拜。十五日。”（《舒凫》第二期）章士钊应该未看到此函，即于16日给毛泽东写信，附上高二适一函及《〈兰亭序〉的真伪驳议》改定稿，18日毛泽东亲笔回复，赞同发表高文，23日高二适《〈兰亭序〉的真伪驳议》在《光明日报》刊出，7月号《文物》杂志同时刊出《驳议》手稿。进展之顺，速度之快，异乎寻常。

章士钊信中所附高二适函，穆欣《办〈光明日报〉十年自述》一书仅作节录，曹洋《兰亭论辩的文化阐释》（载《高二适与兰亭论辩》）收有全文，但错讹甚多，今将两者校正如下：“前捧读谕示，敬审拙稿已蒙鉴纳，无任欣喜。关于文内‘其真书’以次连括号十三字，为适一时疏忽，承公具眼察及，自应如命照来示改易。此虽小疵，亦可贻书林之笑